

让我们记住这些“战疫”网文

永远不要忘记它们给予的温暖和力量

# 生在上海，活在上海 这座城市依然有光

疫情下的上海成了一座“空城”。但这个空是蛰伏，是等待。

短短的这两天，各种复杂的情绪随着新闻的弹出轮番上演，现实很苦没有错。但生在上海，活在上海，这座城市依然有光。

## ■ 市民自发支援口罩生产线

为了缓解口罩生产线的压力，春节期间，一群上海市民通过志愿活动主动报名，成为了口罩生产线上的夜班“临时工”。他们中有些人是尚未复工的白领，有些人是全职在家的宝妈，还有些是尚在放假的学生。自驾前往松江，昼夜颠倒。300个志愿者从未言苦。毕竟口罩那么缺货。

## ■ 排队预约购买口罩 排出“北欧风”

2月2日是申城预约口罩第一天，上海闵行区一小区居民排队预约购买口罩，每人之间间隔两米，网友称排出了北欧的感觉！该居住区的工作人员称，他们将S型的队伍改成了一字型的，且引导大家保持两米距离，居民很自觉地散开了。这样自觉的排队态度，让“上海人排队”又一次冲上了热搜。

## ■ 组建“医护保障车队”免费服务医务工作者

为响应上海疫情防控“人人尽责、同舟共济”的号召，滴滴出行和上海医务工会联合宣布，在上海组建“医护保障车队”，为上海公布的发热门诊的医务工作者提供免费服务。按照医务工会的

指导，医护保障车队将在浦东、静安、徐汇三个行政区域的指定医院先行试点，首批300名司机师傅已全部到位，24小时待命，所有费用由滴滴承担。

## ■ 市民“投喂”医生，火到央视

喜茶、% arabica、LeTAO的芝士蛋糕、周杰伦最爱的machi machi麦吉奶茶……以上这些个个都是上海人最爱的美食品牌，平时都要排队很久才能买到，在当下这个特殊时刻，竟然全都出现在了上海的医院里。

精务实的上海市民连送外卖都要高级有档次，平时排队才能买到的美食是第一梯队，然后大闸蟹车厘子跟上！这么有爱的一面，连央视都忍不住要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上海市民是怎么做的。

## ■ 通宵烘焙面包送到急诊室

还有一对热心的夫妻熬夜做烘焙，一大早给上海好几家医院的急诊科大夫送去了面包和点心。他们用最朴实的方法，表达了自己的敬意。

“我们和医生护士一样，都是老百姓，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我们只是觉得，如果他们能感受到自己被关心着，会更加觉得这些付出是值得的。”这是对夫妻的初心。

## ■ 这位“80后”春节跑遍日本，买口罩运回中国

上海一位80后在日本，用最原始的办法，跑遍日本的药妆店，先去晚上

八时关门的超市，再去凌晨12时关门的药妆店，搜集到42000多个口罩。

最后在春秋航空的帮助下，把这些口罩成功运回上海！

## ■ 在此刻，信心比黄金更加可贵

30万元有多重，上海爷叔黄士平恐怕比谁都清楚。2月3日早上，他背着超过5公斤重的包，从宝山一路换乘了两趟公交车，来到报社。包里有30万元。30元现金，满满当当、沉甸甸。

黄士平托报社把这笔钱捐给慈善基金会，为抗击疫情做份贡献。

这笔30万元现金，对59岁的黄先生来说，凑得并不容易，不仅拿空了一个银行户头里所有的钱，还给87岁的老父亲写了借条，借了两万元。因为，30万元是他省吃俭用一生积蓄的三分之一。

不富裕的上海人黄士平，一口气做了一件“豪奢”的事情。他说，这是这辈子做的最大最对的一件事。因为他记得母亲生前的嘱托，日子好了要珍惜，要懂得感恩国家，感恩社会。没有大家的平安富强，哪有小家的幸福安康。

## ■ 快，放下就跑！

1月31日，徐汇凌云路派出所办事大厅，一对男女青年搬着三个纸箱子“放下就跑”。

民警回头仔细看，只见三个箱子上分别写着“物体表面消毒液”“泡沫消毒液”“空气消毒液”。真的超级暖心！

平凡人的大爱才最令人感动，正是因为这些暖心的普通人默默付出，也让这座城市在寒冬中变得更为温暖。

疫情袭来的这些日子，一切好不容易。

人与人之间碰面少了，他们却仍在利用有限的机会彼此传递温暖与希望。在这之中，有不少小故事在互联网上被悄悄转发，看得太多人湿了眼眶。这一连串小故事，关于我们不知姓名的普通人，关于非常时期仍无处不在的爱。它们看似是疫情之外“不重要”的事，种种爱意却因疫情而被放大了，给这个冬天带来了大让人渴望的阳光、力量，值得被我们看见、记取。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阅读”版尽可能搜集这些暖心的故事予以刊发，将这份感动传递给更多的人。

——编者

2020，有多少人想重启这一年，火灾、地震、禽流感、新型冠状病毒……

也许我们当中，有朋友和家人正在遭受疫情，在这个时候，更需要守望相助、共渡难关。

别怕，再等等，总有一天我们可以摘下口罩，等上海、武汉、全国重新苏醒，等地铁里的人多到挤不上，等美食街上大排长龙，等到大排档里必须扯着嗓子吆喝，等汽车把大桥堵得见不到头……

眼下，你看，生活依然正常进行，而我们依然自律，守护着这座我们爱着的城市。

(摘编自“上海全攻略”微信公众号文章《此生无悔入上海！》)

父母之心，不敌医者仁心。

打小就盼着长大干金融，成为陆家嘴格子间“赛钞票”的George，可他偏偏选择学医，而且是八年制的那种。

今年春来得早。我们忙着打点行囊回老家过年。1月19号这天，远在美东求学的娃突然密集发来微信，说武汉病毒学的娃突然密集发来微信，让我们千万不能出远门。我不以为然，没当回事。谁知，娃不依不饶，盯着劝我们退票。22号一早，见我们仍无此意，娃突然冒出来一句：相信我，跪求你们了！这时，隐约感觉情况不对，才将信将疑把票退掉。第二天，武汉就宣布封城；再后来，疫情席卷全国。

接下来的日子，闷在家里无聊而无助，天气阴沉沉，心情起起落落。娃虽身在异地，但始终心忧家国，空前焦虑，把相关文献找遍寻求良方，把每天数据制成表预测拐点，把各地防控举措看个遍评点得失。娃变得理性专业，俨然成了整个家族的防控专家，一开始就觉得自己没那么简单，让我们备足食品、严加防护、作长久打算，让我们别信双黄连那一套、别去凑热闹，让我们不要在网上乱跟风，因为别有用心的境外势力在搞事情。娃变得悲天悯人，更深半夜还在朋友圈转发科普文章，说自己心里很不好受，为感染人数的剧增而难过，为重症病人的无助而难过，更为慷慨赴难的医学院老师、学长而难过……

是呀，疫情袭来，我们除了躲在家里刷刷段子、喊几嗓子“武汉加油”之外，还能干点啥？唯有白衣天使，一个个化身白衣战士，以“国有战、召必回、战必胜”的信念，挺身而出，向死而生，用生命去拯救生命。当看到钟南山、李兰娟院士拖着疲惫的身影拼杀疆场，看到全国200多个医疗队、2.5万名医护人员出征一线，看到北协和、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四大天团”齐聚武汉，看到那些被口罩勒到破皮的脸颊、被汗水浸到泛白的手、手术室外席地而眠的身影，看到医护人员确诊病例达1700多例、六人不幸牺牲，禁不住心跳加速、眼泪打转。他们是同我们一样活生生的人，他们也为人父母、为人子女，也会忧心、也会疲惫、也会牵挂，但这一刻，悬壶济世、救死扶伤的医者仁心，让他们英勇无畏、光芒万丈。

原来世界上除了生死，其他都是小事。医者，以自己的仁心和仁术，抗击世间最凶险的病毒，守护人最可宝贵的生命。还有什么比这更有功德？

原来大疫袭来，医者才是社会的良心、民族的脊梁。面对疫情，我们比以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求更多更好的医者。钟南山的一句“人传人”，李兰娟的一句“封城”，张文宏的一句“闷死病毒”，可谓价值连城！还有什么比这更加崇高？

原来人生苦短，人要活出精彩，从医也是一种选择。如今的社会，浮躁功利，许多年轻人日思夜想当网红、赚快钱，根本静不下来。正如施一公所言：“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这个国家一定出了大问题。”医者虽然很辛苦很累，但吃的是手艺饭、干的是良心活，那种内心的宁静、灵魂的安顿，非一般人所能体验。还有什么比这更有意义？

So，对于娃学医这件事，我无话可说。(摘编自“魔都小哨兵SH”微信公众号文章《一位医学生家长的独白》，作者：扫地僧)

# 仍有能力相爱 历经生命撕裂之痛

## ■ 我80岁了 但仍有18岁的力气去见你

在杭州，住老年病科的奶奶每天都会带着水果去ICU看望88岁的老伴，给他洗脸，擦手，然后聊天写点东西。

探视结束时，他们会贴贴额头，奶奶会说“我上去了，你要加油”“我一直都在”之类的话。

疫情爆发后，探视被取消。奶奶只能每天将水果、以及手写给老伴的信转交给护士。

奶奶的总息以“亲爱的老伴”开头，以“加油”结束。

爷爷患有老年痴呆，只有清醒的情况下才能回信。每封信的落款都是“杰”。

医院护士说，应该是感情很好的，才能有这样的落笔吧。

纵然岁月偷良人，但爱情长了张不老的脸。

在成都，85岁的张爷爷与87岁的文奶奶先后因病住院。

1月30日，得知奶奶病危，爷爷愿求子女让他们再见面一面：“这辈子，也许我再也不见不到她，我想见见她。”

奶奶因为病危，已失去了意识，无法给爷爷任何回应。

爷爷目光转向周围人，那一眼里藏着太多说不出的情绪。

医院决定冒险满足老人的心愿，做足了一系列防护准备后，他们将爷爷的病床推到了奶奶身边。

爷爷握住奶奶的手，冲她喊“我来了”，另一只手上还戴着婚戒。

在场的医生说：“他们牵手大概几分钟的样子，因为考虑到防护的问题，就想把爷爷拉走，子女就把奶奶的手和爷爷分开来，结果奶奶就抓住爷爷的床把手不动。”

## ■ 说“想抱抱你”时，眼神是真的

妻子来到丈夫工作的隔离区，语气开心地说：

“我给你带点东西。”

“我把东西放这儿了。”

“那我先走了……你回去吧。”

妻子一转身就哭了，这些眼泪是真的。

在抗击疫情一线的95后小护士，每天凌晨两点多下班，男朋友就等她到凌晨，在回宿舍的几分钟路程里和她打个视频电话。

隔别十天，小护士第一次见到男朋友。他们隔着玻璃，人就在眼前，却摸不到。

“我想抱抱你。”

“我也抱抱你。”男朋友隔着玻璃傻乎乎地问：“怎么抱抱不了？”

说“想抱抱你”时，眼神是真的。

## ■ “爱”就是科学与逻辑无法解释的存在

看到一个网友说：

在男友确诊的那天，向他求婚成功了。悲喜交加，希望他快点好起来。

然后和他一起去海边玩耍，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拿我二十年寿命换他好起来啊。

中国人不擅长说爱，灾难中更怕了，怕一说了就显得太软弱。

但恰巧相反，如果问有什么神秘力量能支持普通人战斗到最后，爱算一种。

如果在灾难中仍有爱人的能力，连死神都要恐惧吧。

听说方舱医院读书的年轻人，经由隔壁病床的老爹爹做媒，也开始恋爱了。

消息不一定真，但我希望它是真的。

这个冬天太冷了，这样的爱情故事多写一些，人心就能暖一点。很多年后，人们再回忆起疫情，希望故事里不止死亡，还有爱。

(摘编自“做书”微信公众号文章《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乌鸦电影”微信公众号文章《肺炎时期的爱情》)



莫奈笔下，《春天的吉维尼》春光明媚。我们把它献给所有抗击疫情的人们。春天的脚步，近了。

# 鲜花和面包，都在生命这边

现在出门唯二的正当理由，一是去隔壁小区看望父亲，二是到学校值班。

看望父亲呢，从家里到家里，送些生活物资聊聊当前疫情，便是最大的天伦之乐了。

十五上元节，是我心中的一趟非去不可，黄昏时分买了猪骨头和胡萝卜去，想给他洗好切好炖上，父亲说，晚上不炖了；想给他煮几个汤圆，他说自己来。

于是，单纯聊天。还不敢靠他太近，毕竟我们是从外面进屋的。

来学校值班呢，自武汉封城，全国人民坐在家中打算“闷死”病毒以来，驱车到学校值班就跟放风似的。

今天是带着任务来学校的。

2月9日是开工前的最后一天，返深圳工作的人，大概陆续要回来了，虽然学校宿舍住的是到2月底前都不会面对学生的老师，但，规定却是一样的。我们要单独设置一条不经过教学区的通道给他们。

看着两个保安按我们设计的线路忙活了，我说我出门看看周围。

就这样，我出了校门，沿着空无一人的街道，来到学校西面的迷你公园，我想穿过这个公园，再往远一点地方走走，心里并没有想好要去哪里。

而且，走在街上，会有一些罪恶感。

公园里几树粉的紫的紫荆花开得灿烂，而满园的扶桑更是鲜艳。

整个小公园就三个戴着口罩的老人家，这一次防疫战，我发现老人家比年轻人更坐不住。

显得躲躲闪闪的。另一对老夫妻往路边走去，背后背着剑，一身练家子的专业服装穿在厚外套里，嗯，估计刚练完全套。

很快来到景田北街和香梅路的十字路口，那个往常车水马龙的路口，如今静悄悄的，身边的香梅北站地铁口只听见电梯空转的声响，没有人被传送上来。

过红绿灯，迎面而来买了食品大包小袋的人们，彼此低头不语。

见路边车辆竟排了队，这真是疫情发生后的奇景。原来，前面就是超市，每一辆车都要检测体温。

路边的酢浆花和一串红花开成海，还点缀了些摇曳的芒草，仿佛野心勃勃要打造出一片都市原野。

看来很多人都是利用周末这一天来商场补充“饲料”，还有漫长的两周要熬呢，不知疫情结束后，会不会有“熬春”这样的词出来，跟“猫冬”相对应。

突然想起超市南边一路小道下去都是花店档口，既然来了，我应该买束花回去。前年家里的玫瑰百合水仙都已纷纷花落下线，正需要一点新鲜的芬芳祛荡一下屋子总是弥漫着的消毒水味。

令人大失望的是，那一溜的花店都撤了，在超市门外的一侧小角落里有一处幸存的简易花档，一个小个子的老板在整理不多的几桶鲜花，黄玫瑰红玫瑰百合和一些其它少量花卉。

老板抽出一枝百合，“我这都是卖20一枝的，现在想卖完赶紧收档了，你看看就知道。”

果然，不是平素的四头五头，每一枝

上都有八九头。“包三枝吧。”我粗算一下三枝差不多有25朵，已经足够了。

老板不是拿张报纸或透明塑料纸，而是特意找了张暗绿带纹样的包装纸，让那一大捧再平常不过的绯红百合瞬间有了更高级的品位。

老板很健谈。他老家在湖南湘西，吉首人，过年没回家，幸好没回去。

“卖完这些花，要休息些时日，现在疫情那么厉害，先熬过这段时间再说吧。”老板包得很仔细，“说真的，还是有点害怕的。”

“嗯，先要保重好身体做好防护。”我点头。

抬头看他的口罩那么薄，像一层就要破裂的脆纸，鼻尖处被他反复地提拉已经变了颜色，我不知道这个口罩他勉为其难地戴了多久，市场一定是要求要戴口罩的，但，哪儿也买不到口罩啊，像他们这样，到哪儿能去弄一只口罩呢。

要是今天多放一个口罩在身上就好了。我心里有点遗憾。

我低头看着那几桶花，很担心，“今天卖得完么？”

“这没多少，现在又没几家花店开门，很快就会卖完的。”他很有把握的样子。

“好呀。”我欢喜地接过那束沉重的百合，“要健康平安。祝你生意兴隆。”

“等一等，送你几枝勿忘我。”老板转身去大花桶里拿了粉的紫的勿忘我递过来。“都是最新鲜的，不是那些放了好久的，拿上吧，别客气。”

郑重接过这份新年礼物，郑重地说：

“谢谢。”

回程路上看到社区民警在一家家商户门前张望，过快餐厅，想着在学校忙碌的保安，打算给他们打包一点中餐回去。一脚踏进空荡荡的餐厅，立刻被戴着口罩的工作人员赶出来，“别别别，不要进来，你进来了，我们就得关店了。”

哦哦，我想起刚才在一家还未开门的商户门上看到的关于复工营业报备通知里的一条条款——“小吃店餐饮店一律不得在室内用餐，备好餐盒让市民打包带走”，便老老实实在店门前操作购买。一通操作不得法，连累着那个工作人员拿自己的手机试试又跑到前台去给我点餐各种忙，几乎急出汗来。

终于点餐成功，乖乖站在门前等着。

等我再去街角那家面包店想去买几个面包时，发现他们直接在门口用隔板搭着很机智地把顾客拦在了门外，新鲜出炉的面包搁在在店里高高的面包柜里。

“看不清爽啊，小妹”，我伸长脖子，“我要全麦的，没有加七加八的，要一款，喂，纯粹的面包。”

小妹将两个面包架转了一圈，给我挑了两个纺锤样的全麦提子包。

递过来接在手里，还有微温。就那一点微温，落在掌心，只觉人间美好。

“谢谢。你们保重。”

我捧着花束，拎着食物，重新回到清冷的街头，往熟悉的校园走去。

要好好活着，因为，所有的，包括鲜花和面包，都在生命这边，不在死亡那边。

(摘编自“单读”微信公众号文章《疫情之下的一个“暖春”》，作者：陶黎明)